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
第一八三回 兩岸仰瞻施按院 浮橋怒打運糧官

且說計神眼口尊：「大人，不必調用官兵。我有一計，管許擒賊。當令何路通、黃天霸上蘇州船擒拿侯練，何賢弟可防其水遁。若在船上，黃賢弟自不讓他。關小西同著郭起鳳，戰那杭州船的蔣順，大約可以擒拿。不知大人以為何如？」施公點頭說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」諸位俱各無言，天交三鼓，各去安息不表。次日清晨，施公起身。光陰似箭，不覺到了五月三月的期。那李七侯神彈子，早把兩船上聘禮誑到手中，淨預備著動手。這日一早，施公袍褂鮮明，靴帽齊整，眾壯士早已裝束齊備，伺候兩旁。施公說道：「天霸虛戰李七侯，何路通擒拿侯花嘴。小西虛敵神彈子，郭起鳳要爭蔣門神。各要小心奮勇，不得誤事。拿住兩個頭目，鎮住餘黨，別幫自然不敢放肆。」

施公邁步出門，剛往外走，忽見一人翻身跪倒，說：「啟稟老爺，外面來了蘇杭兩幫運糧官叩見，有手本投獻。」施公用手一指，內司接過手本來，隨吩咐門上人起來，傳出去叫他進見。

復至大庭正位話坐，天霸等站立兩旁。長隨呈上手本，施公看來，卻是五個。掀開看時，頭一個上寫：蘇州大幫，重運千總貢士隆、空運千總懷英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二個蘇州小幫，重運千總李勝、空運千總葉法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三個是蘇州太倉幫，重運沈波安仁、空運陸祥；第四個是杭州頭幫，重運張捷、空運李世雄；第五個是杭州臨安幫，重運孫安、空運孫如虎，俱有叩喜之字；共千總□名。施老爺看畢一抬頭，就有人掀起竹簾。□名運糧官走進庭堂，都是紗馬褂襯著紗袍，頭戴緯帽紅纓。見了施公一齊跪倒，自己口誦花名。施公說：「平身。」重運、空運分立兩旁。施公說：「船到關上這幾日，為何今日才來？莫非不重欵差。」這重運五人見事不好，一齊復跪塵埃，口尊：「大人容稟，皆因是淮上見過了總漕，方敢催船前來。聽見轉牌請出，又點欵差，屢次尋問，聽說大人私訪未回，因此耽延日期。昨日晚間，方得實信，望大人寬恕。」施公說：「你等既知新點欵差，糧務駐紮天津，船到住時，就該來公館投下手本才是。粗心玩法，暫記捆打。」五人叩頭，謝大人天恩。施公說：「你們船不是隨到就過關麼？為何故意停留，耽誤漕限。」五人齊叩頭說：「大人容稟，船到抄關，不能即過，皆因歷年沒有定例，俱各爭先，皆不落後，都想早早早回。誰想就有人包攬，管許爭先。因此船到浮橋，每致打仗相爭。船到之時，就把攬頭聚齊商量。內有侯練、蔣順，為刁惡首，最難治服。他們早已約定，今年爭幫打仗，請大人示下定奪。」

施公帶怒手指說：「你們竟是一派胡說！此離北京不遠，輦轂之下，就敢如此逞凶？你們這運糧千總應管的何事？」只見五人連連叩頭。賢臣又說：「你們先回去，就說本院隨後就去查驗，明日方許過關去呢！」千總叩頭，鼠竄而去。

施公隨即起身走著，行不多時，到了浮橋。轎夫撐住轎桿。

天霸等分立兩旁，眾兵丁衙役雁子排開。施公閃目留神，但見一帶江河糧船密擺，桅桿若麻林一般。單有兩隻大船在前，直抵浮橋。施公正然細看，忽聽一片聲喊，不知哪裡來的。原來鹽院德老爺早有諭帖傳到，如施大人來驗船，叫關上人役一同伺候，故爾一見施公轎住，眾人聲揚：「天津關的德老爺家丁人役給大人叩頭。」施公帶笑說：「又勞你們，回關上去罷，各治其事。」眾人答應，復又叩頭，方才起去退後不表。

再說重運、空運□名千總，各有私心，早已上了船，各人囑咐各幫：須要聽大人吩咐，要是怪下來，無人敢擔。船戶亦自面面相覷，攬頭微有忿色，亦言不出。你道此弊如何至此？

屬下人皆是作官當差的，皆知王法，一則攬頭最是禍苗，無他不行，有他便是，挑搏逞能，從中取利；二則運糧官亦各願本幫先交先回，兼有私弊，故意縱容。一概是自逞私心，而網其利耳。今日見了施公，素知其剛直，又好私訪，又有聖旨敕令，如皇上親自到此一般，因此皆是毛髮悚然，靜等大人吩咐。大人轎到站住，每一喊：「來人！」兩個人便一齊轎前跪倒，自己口中報名：什船、什號、什旗下，「叩大人天喜！」一片聲音振耳。施安招呼：「平身。」眾旗丁叩頭起身，退入船中。施公吩咐：「喚張捷、貢士隆前來。」頭裡傳嚷一片聲喊。只見重運、千總兩員急趨轎前，俯伏跪倒，連連叩頭。施公說：「這兩隻船因何並行？」千總口尊：「欵差大人，這兩船並行，實有個原故。他來已有數日，皆因兩不相讓。請討示下，令他讓路。」

施公說：「誰先到的誰先走，哪個不遵，拿他問罪。」貢士隆忙道：「是蘇州船先到。」張捷跪爬半步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千總杭州的幫，先到關口，住下一盞茶時，他們的船才到。」施公聞言，斷喝說：「咳！滿口胡說。在本院面前還敢如此抵賴！不用說了，你們分明是私賄，哪有王法？」便叫：「人來！」衙役跪倒二三□名聽令。吩咐：「先將這兩名千總各捆打二□。」青衣上前按倒。貢士隆聲聲求饒，大人只做不聞。軍士舉起軍棍，一五一□，只打得血濺浮橋。打完放起一旁下跪；又把張捷照樣行事。一並打完放起，轎前跪倒謝恩。

施公又吩咐黃副將招呼蘇、杭兩幫，誰先到的先走，後到的算爭，如敢故違，罪加一等。黃天霸高聲嚷去。聲猶未了，只見船上躡出兩個人，手執鋼刀，一人嚷：是蘇州幫先來；一人嚷：是杭州幫先到。一個就說：「你們煩了總漕來，也不管事，還是照舊例，誰殺得過誰先走。」一個就說：「你們弄了欵差來壓派我們。咱們有例不增，無例無減，還是殺敗了的在後。」

兩個人越說越近，趕到面前，各舉鋼刀，吶喊如雷。施公在轎內看的明白：雙刀並舉，門路不一，都是貼身汗褂，薄底快靴，身材雄壯。施公看罷時，認得是神彈子、白馬二人，好生得暢快，知其假意爭戰。施公看得目呆，忽聽李昆說道：「太爺受的蘇州聘，到此爭幫來顯名。未曾與我動手，也該訪訪神彈子的名頭，江湖之中哪個不曉？若知好歹，讓我先過去罷了，倘若不肯，管叫你屍喪江河。」李七侯微笑說：「李昆，你也曾曉得我白馬李的名麼？天下誰人不知？哪個不曉？倘你稍知時務，我勸你早早回去，讓我幫先行，是你萬分之幸。退則死於鋼刀之下，後悔也就晚了。」公然滿面含嗔，二人復又動手，你來我往，翻上翻下，遠接近迎，鋼刀閃閃，真是殺得好看。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